

● 新闻传播

从传播学视角看当代中国新闻教育的阙失

张 昆, 张永德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 昆(1962-), 男, 湖北云梦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媒介发展史、政治传播学研究; 张永德(1971-), 男, 河南扶沟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新闻学理论研究。

[摘 要] 信息传播与教育实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传播学的原理与方法也适应于教育研究, 适应于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传播学总体上分为传者、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分析等 5 大领域。从传播学的独特视角, 观照作为传播行为之一的新闻学教育, 审视其存在的阙失, 以期找到解决的途径。

[关键词] 传播学; 新闻教育; 阙失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4-0492-06

1948 年, 美国传播学者拉斯维尔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 提出了其著名的“五 W”传播模式, 即: 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以后传播学的研究, 基本上就按这一模式分为传者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等 5 大领域, 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第 16-17 页)。传播学虽然发源于西方, 但在近年来日益受到国人的重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新闻学教育无疑也是传播行为的一种, 同样存在着传者、内容、渠道、受众、效果诸问题。那么, 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是否遵循了传播学的规律? 按照这一视角, 我们的新闻学教育存在哪些阙失? 传播学哪些原则值得新闻教育工作者借鉴呢? 本文想就此略作探讨。

一、传者分析——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规定

从古到今, 对教师的基本定位则是“传道、授业、解惑”, 新闻教育者概莫能外, 只是在“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上有更具体的规定罢了。从传播学角度分析, 作为信息收集、加工、发送的“把关人”——新闻教育者, 认清其角色定位、角色规定, 对于搞好新闻教育, 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闻教育者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新闻价值观、理念和业务技能的先行者和传播者。也就是说, 作为新闻教育者其第一位的任务应是传道, 其次才是授业、解惑方面的问题。20 世纪初, 普利策建议在哥伦比亚大学内成立一所新闻学院时, 宣称学院的宗旨是使新闻工作者在采集和报道新闻过程中变得更有责任感。普利策指出: “只有最高尚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的丰富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 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民、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效益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2](第 63 页)也就是说, 新闻教育者不仅应培养新闻工作所需的各种专业技能, 还要把社会责任感的养成、

高尚的人品、敬业精神的塑造放在新闻培养人才的首位。在这里,普利策明确提出了新闻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这种取向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而学生的责任感、人格、专业精神与教师是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所以,老师本身的教育显得尤其重要。教育者首先必须接受教育。“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有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3](第267页)要通过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一批富有责任感、高尚人格和专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者自身就要具备有高尚的理想和情操。反观现实的新闻学教育,十分明显的迹象是部分新闻教育工作者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倾斜,在义与利、责任与义务等方面迷失了方向。一些教师要么是关起门来做学问,做纯粹的概念推演,内容空洞,术语成堆,很少具有社会价值;要么下海走穴,四处办班,到处讲课,全力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有一些教师对自己的学生漠不关心,缺少最起码的交流和沟通,师生关系日趋淡化。为人师表是教师的天职。身教胜于言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新闻教育单位应是一方净土,教师应该是高尚人格的留守者,客观真理的追求者,不熄火种的播种者。我们提倡新闻工作者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么作为培养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教育者,当然应该首先做到。

新闻教育者角色定位中,其新闻理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运作。一个科学的新闻理念,有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是科学的新闻理念的创造者、力行者。新闻教育者应承担起科学新闻理念的教育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如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意识的培养,使职业新闻工作者从人本的层次上,怀抱着对人类的尊严、权益、自由意志、价值的尊重,对人类的命运、灾难、痛苦的理解和深切的关怀,以此为基点去观察社会和自然,去发掘事件潜在的新闻价值。还有平等意识、自由精神、疾恶如仇、追求真理、监督权力等理念,对于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传播事业、对于社会体系的有序运转,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新闻教育工作者来说,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是不可缺少的。新闻学科在性质上属于应用学科,在新闻传播诸专业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而且生机无限的媒介产业。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将来就业的趋向是既定的、明确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具备其他行业没有的特殊素质和专业技能。既如此,新闻教育工作者的角色规定中就应该强调实践经验和业务能力。现在走上工作岗位的许多毕业生感到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工作实践是两张皮,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究其原因,是高校新闻教育重理论轻实践,而这也与新闻教育者自身实践能力不够有关。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大学的新闻学院里只有17%的教授没有当过记者;美国大学新闻学院中,5个教授有4个坚决主张要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聘为新闻学院的教授,只有37%的人认为新闻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博士学位。而大部分教授认为,和博士学位相比,新闻从业经验更是聘任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学院之一,该学院院长是原《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在这个学院的教员中只有18%的教授或教员拥有博士学位,另一所美国著名的新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新闻学院,其老师更是以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为主,这些教师的成果包括对新闻学和新闻媒体深刻的批评著作。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新闻学教育的各个专业中,并不是每个专业都需要博士或会做学问的人。比如在美国大学里从事新闻采写和编辑教学的教授中,很少有博士学位的,这类新闻学教授具有的是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概念性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些教授却是美国新闻学教育中最成功的老师。当邀请媒体一线的记者来评估他们早年在新闻院校中上课时,在“谁对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最有帮助时”这一项中,56%的记者回答是,最好的新闻学教授是那些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而没有博士学位的老师;36%的记者认为新闻学教师应该拥有“大众传播学理论”的博士学位^[4](第26页)。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新闻学教育中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状,最根本的是新闻教育者要真正走出“书斋”,探索出一条“产、学、研”相结合共同发展的道路。比如新闻媒体和新闻学院可以一方面联合办学,一方面联办媒体;新闻学院可以聘请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资深记者为客座教授,新闻媒体的一些年轻记者也可以到新闻学院接受系统培训,另一方面新闻学院每年可选派一部分教师到媒体做兼职部主任、编辑、记者、策划等等,新闻学院的学生也可以把媒体作为常年的实习基地,如果有条件,新闻单位和新闻学院联办一些子报、杂志,或

者栏目,这样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能在根本的意义上解决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二、内容分析——信息价值判断和选择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内容对传播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只有那些具有传播价值并且能够吸引人的内容,才能引起受众的注意,并为其所接受。传者要把那些有价值的信息传播给受众,首先就涉及一个价值判断和选择问题。具体到新闻学教育中,就是新闻学教育工作者要选择有价值的知识传播给学生。可是,目前的新闻学教育中,大家普遍感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新闻学专业不专。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能干的工作,中文、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同样能干,而且在媒体中更受欢迎,因为其他专业的学生更有后劲,这不能不说是新闻学教育莫大的讽刺。目前,在一些高校新闻学院中,甚至一些著名教授开的课,学生听课上座率也很低,更不用说青年教师了。逃课成为学生的一种时尚,并不是说学生都不愿上课,而是上课收获极小,与其这样,不如自己上自习,泡图书馆,学生自嘲为“教育就是自我教育”。有些学生尽管不逃课,但人在课堂心在外面,或者心作他用。一些老教授也惊呼:“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不出 10 年新闻学教育要全线崩溃。”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和新闻学学科定位有关外,还和新闻学所开设的主干课程、核心课程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新闻学的核心课程到底应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核心课程的设置应该有助于培养学生系统地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一些专家认为,在面临各种利益集团强大压力的今天,新闻学教育应该把对新闻媒体质量的评估、公众的关注点和提高新闻记者与公众的水平变成当代新闻学教育的主要课程。比如目前公众对媒体的关注点有:新闻报道的公信力、信誉度、可靠性、准确性、公正性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新闻报道中的阴暗面太多,如煽情、暴力、丑闻、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明星逸事等等,这些与现实生活显然是不成比例的;某些记者不讲求职业道德,在采访中采用欺诈行为或隐瞒真实身份等等。这些基本问题,是未来记者们在新闻学院读书时就应该解决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很显然,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知识信息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

大学新闻学院是学术中心,更是人才培养的工厂。从对社会的贡献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还更大。因此,新闻学院的重点不是也不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纯理论的研究,而是传授给学生们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基本采写技能和基本价值观,使学生们在走进复杂的社会从事新闻报道前受到严格的职业训练,这种新闻学训练的严格性不亚于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对学生的职业训练。那么,怎样衡量一个新闻学院的教学安排、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美国新闻界的标准十分简单:看教学中有多少资源被用于新闻采访编辑、新闻史、新闻法规和新闻伦理等课程上。曾经做过 40 年记者的波士顿大学新闻系主任比尔·凯特说,新闻的基本价值观、职业道德观、伦理道德观、新闻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应该列为新闻院校的核心课程。新闻的核心价值包括:真实性、可信性、准确性、完整性、全面性、公正性、平衡性、言论多元性、为公众服务性、避免个人利益冲突、不惧怕权威、不煽动仇恨、不传播谣言、无人高于法律之上等等。关于新闻学院的教学重点,美国最有影响的新闻研究机构和媒介集团“自由论坛”曾在美国各大媒体的人事部门做了专门的调查,其结果是:70%以上的人主张应该开设“高水平的写作课程”、“培养学生对新闻的兴趣”、“培养具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聘请新闻记者担任教授”;有 40%的人建议“把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和广告分开”、“突出新闻伦理学课程”;而有 40%以上的人完全不同意“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突出传播学理论课程”。“自由论坛”还分别对美国各新闻学院的教授和业界媒体专家就传播院校的学生应该学习和掌握的知识领域、价值观念等问题做了专业性的调查,结果表明^[4](第 27 页),两者都认为下列知识领域和价值观是必须掌握的:“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能”、“采访技能”、“信息分析和产生思想的能力”、“清晰的写作能力”、“截稿压力下的写作能力”、“深度报道调研能力”、“对新闻事业的献身精神”、“产生新闻灵感和点子的能力”、“对时政和重大事件的关注”、“与各种背景的信息源谈论问题的能力”、“发现新闻报道中陷阱的能力”、“明快流畅地报道复杂新闻事件的能力”、“相信准确性和真实性是

新闻学核心”、“信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信公民知情权并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新闻院系一毕业就成为合格记者的能力”等。至于“了解社会对新闻媒体的批评”、“为各种媒体(报纸、广告和网络)报道的能力”、“新闻发展和演变史的知识”、“对新闻媒体内部变化的了解”、“培养记者需要的勇敢精神”等,两者也近乎一致地认为不太重要。

从上面调查可以看出,在自由主义的美国——事实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新闻学院应该给学生开设的课程,主要集中于专业技能、职业精神、道德法律、基本知识等几个方面。至于传播理论、历史课程等内容,在这个孕育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中,并没有引起媒介部门和新闻学院教授的重视。很显然,这种课程体系的核心是专业技能的培养。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开放之中的发展中大国,新闻传播媒介在政治体系中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使得社会对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期待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在现有体制下,新闻工作者被视为灵魂的工程师,是执政党的耳目和喉舌,其次才是信息传播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求基本一致,但在政治要求、道德要求、学养要求、语言能力要求等方面则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国家。所以在构建课程体系时,政治理论、社会科学、语言能力等被提到了几乎与专业主干课程相同的高度。

三、媒介分析——教育者人体的延伸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有一著名的观点:即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如广播是人的嘴巴和耳朵的延伸、电视是人的眼睛、耳朵和嘴巴的延伸。“人这个制造工具的动物,长期以来使自己的感官延伸”^[5](第561页)。这一观点把媒介在传播中、在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形象地描绘出来了。在新闻传播史上,每一次媒介的革新、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会带来一次深刻的传播革命。同样,在新闻学教育中,传播手段对传播效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现代科技一日千里,特别是第四媒体的出现,对新闻教育中教学手段的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极少数条件好的知名大学新闻学院外,目前我国大多数新闻院系中,其办学条件、教学手段还十分落后。不少学校仍然视新闻专业为普通文科,其实在信息传播发达的社会,新闻传播诸专业都被视为文科中的工科。专业性认识上的误区,决定了教学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如今,网络作为新媒体在传播领域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但一些新闻院系计算机数量少得可怜,即使学生自己买上计算机,也很难上网,学生对此叫苦不迭;电视作为覆盖率最高的现代媒体,其新换代是最快的,电视早已从手工的影片剪辑发展到电子编辑,现代用的都是非线性编辑、三维动画,而在教学过程中用的大多还是VO系列的5850,甚至有的新闻院系连这也没有;其他如演播室、摄像机、摄影机、多媒体教室等设施或设备,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十分落后;广播已有了微型无线话筒,高档录音设备,而教学中用的还是旧式采访机,就连这些落后的设备数量也是少得可怜^[6](第24页)。教学手段的落后,制约了教学方法的改革,使得课堂上无法采用双向互动、学生参与的模式,而只能沿袭传统的“满堂灌”的单向传输,这无疑会影响传播——教育——效果。如果具备足够的教学试验条件,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开阔学生的视野,学生的动手能力也会有很大的改善。例如,老师可以让学生经常观摩一些国内外经典的专栏节目、电影、电视剧,领略一些名牌主持人的风采;让学生自己动手拍一些短片,或策划一些小栏目等等;可以叫学生运用先进的软件练习版面编辑、制作网页等,这样在实践中学习,把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结合起来,其效果比起单向灌输来要好得多。

目前,国内新闻院系中普遍存在的教学手段落后局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一般都把原因归结到经费不足。笔者以为这只是触及到了问题的表层,深层次的问题是教育单位、新闻教育者和新闻管理者的观念问题,即在观念上是否认识到现代科技手段对新闻教育的重要性,并切实采取措施去改变目前的状况。诚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科教育,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的状况,但也不能说我们不能去创造

条件。在申请学校加大办学投入的途径之外,新闻院系能否和新闻媒体加强合作,新闻院系作为技术股、人才股加入到广电集团、报业集团中去?能否从新闻学院社会服务收入中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如果这样多管齐下,新闻院系的办学条件、试验教学设施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人才培养的质量也会有切实的保障。

四、受众分析——“受众中心论”的启示

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代表的受众研究确立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受众中心论”的提出,使得受众不单单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而且是信息、媒介以至传播者的最终检验者,受众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又一个活跃因素,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积极主动的参加者,是不可忽视的反馈信源。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的接受过程,以及求知、求新、求异、求趣、求美等心理取向,使我们都研究受众、了解受众,在满足他们的要求中进行引导,同时发挥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在传者和受众双向互动中,适时地调节传播的内容,从而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在新闻学教育中,学生也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受众。因此,新闻教育者也要研究自己的“受众”,才能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提出教育要“因材施教”,已经距今几千年了。古人尚且自觉不自觉按照“受众中心论”原则进行教学,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却似乎把这一至理名言抛在脑后了。我们的教授上课采用的是“填鸭式”的教学,管你学生爱听不爱听,只管照本宣科,难怪一些学生说,听某某老师的课,是给他面子,否则才不愿意做冷板凳活受罪呢,而且这样上课浪费的机会成本也太大了!所以,新闻教育者要深入学生、了解学生,才能知道他们的需求,懂得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这样老师在讲课时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给受众提供适合他们口味的精神食粮。

“受众中心论”还要求新闻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变“我说”为“他说”。比如某一学科的教师可以把自己的授课内容分为若干个专题,然后征求学生的意见,待学生认可后,再组织教学;或者让学生去围绕某一专题去收集信息,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广泛的讨论,最后老师再点评和进行总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比老师满堂灌要好多了。另外,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很好的方式,如让学生自己举办一些前沿的学术知识讲座,举行演讲会,邀请一些校内外的知名专家召开座谈会等等。方式可以不拘一格,关键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不妨当一下听众或观众,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如果我们把学生比作新闻教育的产品的话,“受众中心论”也要求我们满足不同受众的偏好,这样的产品才是具有广泛市场前景的好产品,一个新闻学院才能有特色,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五、效果分析——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

传播效果是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这个问题贯串于传播活动的全过程,设定效果的实现,需要传播者、受众的良性互动,需要相当质量的信息,需要畅通无阻的传播通道。所有这一切协调运作的结果,就是满意的传播效果的获得。

新闻教育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这种效果具体表现为高质量的人才产品。它和上述新闻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关系,在这里,笔者想提出三条不成熟的建议。

1. 要对新闻教育者建立竞争激励机制。不可否认,目前的新闻教育管理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激励机制,但笔者认为其力度还不够。其具体表现是重奖轻罚,只上不下,师资队伍中缺乏危机感和使命感。高校新闻院系应该废除教授职务终身制,定期审核教授任职资格,如果某位教授连续两年无论文发表,则应该自行解聘;反之,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和教师要实行重奖,破格提拔等。教授的选聘要在全中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力求用优惠的条件吸引一流的人才。对于教育者的评审机构,不能只

由学校的领导和学者组成,还应该加入媒体专家和学生的代表。现在一些学校开始实行学生给老师公开打分,笔者认为,这是监督老师的一种很好的举措,学生是应该有发言权的,对于人品差、学问差的老师,学生有理由拒绝上课。

2. 要在教育者和学生之间建立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传播活动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互动的。在新闻教育者与学生之间建立双向的互动反馈机制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学生对老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和老师进行沟通,老师也应该倾听学生的意见,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这样,教学双方既加强了了解,又增深了感情,还提高了业务。笔者设想,新闻院系能否仿照政府的“市长信箱”、“市长接待日”,也设立“院长信箱”、“院长接待日”,给学生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也给院系领导增加一扇了解学生的窗口。这样的反馈不能只局限于在校师生之间,也应扩展到老师和毕业生之间,因为毕业生更接近实际,更能提出合理化建议,新闻院系应该有专职人员做这方面的工作,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档案,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提交学院领导和老师参考。

3. 拓宽筹资渠道,尽量改善办学条件。新闻专业是文科中的工科,需要高投入,其成本之高远非其他普通文科专业所能比。要满足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条件,单靠学校的经费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除此之外,在与业界的互动之中、在社会服务之中开辟新的财源,改善办学条件,更新试验设施,为高素质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创造必要的前提。

[参 考 文 献]

- [1] [英] 丹尼斯·麦奎尔, 斯文·温德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2] 马秋枫. 关于跨世纪新闻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J]. 当代传播, 2000, (2).
- [3] 江泽民.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4] 李希光. 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 [J]. 新闻记者, 2001, (1).
- [5] [加] 埃里克·麦克卢汉, 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6] 王克敏, 张 芹. 从应用型广播电视人才调查看广播电视新闻教育[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0, (3).

(责任编辑 车 英)

Look at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cation

ZHANG Kun, ZHANG Yong-d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ZHANG Kun (1962-),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edia history; ZHANG Yong-de (1971-),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Abstra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are the tw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proces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are both used in education studies and education of journalists. This paper is to look at China's journalism education as one of communication actio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result